

可怜人间芳菲尽

——悼念长春法轮功学员王可菲

文/长春同修

没有想到她竟悄然地走了。

初次听说可菲是在1999年的10月进京上访，那时长春有几位学员宁可舍弃舒适的工作以及身家性命，也要走出来到北京上访，为正义呼唤。

一次，听到功夫友们讲：在银行工作的王可菲在铁北监狱坚持炼功，后来被恶警将手和脚扣在一起，吃、喝、拉、尿等都不能自理，就这样也没能使她低头。

自99年7月22日以来，可菲多次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曾被长达11天戴重刑具。被提审时，都是被别人抬进抬出的。

在2001年1月，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功夫家遇到了可菲，1.68米的个头，30多岁，面容白净、秀美又透射着光彩照人的高雅气质，举手投足都充溢着女性的温柔……可菲是原长春农业银行职员，健康美丽，打得一手好乒乓球，还曾在银行系统运动会的中长跑比赛中获得奖励。

七个月后，她因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被非法判劳教，送到臭名昭著的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因

不肯向邪恶低头写所谓保证，遭野蛮折磨。据别人亲眼所见，入所几天脸部变形，身上伤痕累累。

今日惊闻噩耗，实在心痛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健康美丽的人，就这么消失了。

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将王可菲折磨致死后炮制伪证诬蔑家人

长春法轮功学员王可菲在黑嘴子劳教所被折磨致死，现在劳教所做贼心虚，强迫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做伪证，“证明”王可菲是由于“心脏病”突发死亡；另一方面到处在法轮功学员中散布说：王可菲的家属听说王可菲去世都很高兴，王可菲也许圆满升天了等等。失亲之痛，人已不堪，而王可菲的家人在悲恸之余竟还要受恶徒如此诬蔑，作恶者还有一点人性吗？！

迫害王可菲的责任人：直接责任人栾云娟；纪检书记（政工所长）刘本文；一把手所长马莉廷。

天地苍生

第61期 2002年1月12日

“1400例”内幕一则：

我儿子的死与法轮功无关

我叫夏祖容，是电视报导1400例中跳河自杀死者龙刚的母亲，我们夫妇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家住重庆永川双石镇双桥街70号。

作为龙刚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看着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儿子的死去栽赃陷害让众多的人都深受其益的大法。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

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上面写的念，并要儿媳妇配合他说法轮功不好的话。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还教我孙儿干坏事，说诬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儿子已经去世了，作为他的母亲，我不能看着他的死被利用来诋毁一部高德大法，来蒙骗不明真相的人。我决定向政府把真相讲出来。

我于2000年1月13日，上了到北京的火车，准备上访。在车上因看法轮功书籍被抓到了西昌派出所，后被送到西昌拘留所，并被没收了3600元现金。双石镇派出所于18日将我押回，并于19日送进了看守所，关押了31天。从看守所出来又在永川市基山派出所关押了3天，后又被送往戒毒所关押10天。再后来我被关押在重庆市女子劳教所长达一年之久。我在劳教所因为坚持炼功，被强行拉到劳教所李所长那里，李破口大骂，我对李说：“你不要说法轮功不好，不要听电视上的假话，我儿子的死与大法无关，是精神病导致他跳河。我说的都是真话。”就因为这句真话，李指使着警察黄艳将我连续铐了9天。

直到现在，双石镇政府还多次找到我已经改嫁的儿媳妇，威胁她，叫她配合，向他们报告我的行踪，否则就要收门面费，不让她在自家门面做生意。

好样儿的市长！

某市市长在通过自己近2年的观察思考，逐渐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他发现：“法轮功学员重德行善，注重心性修炼，没有暴力倾向，根本不会对治安造成威胁；相反，关押一个法轮功则造成近百人的不安定。”所以，该市市长通过各种途径将该市被非法关押的近50名法轮功学员全部无条件释放。（编者注：为保护这位善良而明智的市长免受邪恶迫害，在此我们暂称他为某市市长，请见谅。）

法轮大法好

法国安东尼市为市民学法轮功提供方便

法国大巴黎地区安东尼市市长、法国左右共治执政党之一“保卫共和联盟 (RPR)” 发言人、国民议会议员、帕特里克·德威疆先生96年底在了解到法轮功是来自中国的佛家高层修炼方法并且免费教功之后，数年来一直向市民积极推广法轮功。市长曾多次亲自批准免费提供市政府的场地给法轮功学员炼功，并向市民张贴公告介绍法轮功。在2002年新年到来之前，全市各个角落，70多个市府公告牌上都张贴了法轮功免费教功的公告。一个个精美的广告组成一道特别的风景，在法国的土地上召引着更多有缘人来了解法轮功，受益于法轮功。

我回来，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一个美国生物学教授在中国的牢狱经历

编者按：作者封莉莉，现任美国著名的贝勒学院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医学部终身教授。先后发表了60多篇论文，四次获得药物公司的科研资助。目前，她获得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授予的三项科研基金。她于99年4·25事件后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圣诞节前回国探望数年未见的父母，在深圳因炼法轮功，半夜在友人家中熟睡时被拘捕并被关入监狱十多天。经在美亲友及其他科学家们的联名呼吁和多方奔走下方被释放，得以返美。

99年12月，我决定回国探亲。那时，我修炼法轮功快8个月了。

12月13日，我从香港赴深圳去购买国内机票。我住在一个朋友家等15日的机票。这位张姓朋友是香港的生意人，也炼法轮功。兴趣相投的朋友聚一块儿是很自然的。所以，14日与张先生相识的一些法轮功弟子来和我们相聚，我们交流了各自修炼的体会。来访者到晚11点都离开了。次日凌晨1点，我们被上门造访的三个公安惊醒。

他们坐下来和我们谈话。问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什么时候开始炼法轮功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来？难道你不爱你的国家吗？不知道遵守国家法令吗？我对他们的问题——做了回答。

我是1988年去美国的。当时，我的儿子桑桑只有1岁多。就这样，我离开了丈夫和儿子，孤身一人来到了世界著名的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我到美国十二年，没有休过一个假期，一个假日，甚至没有过一个周末。我用此来表达一个中国人的自尊，遮掩着一种难以克制的寄人篱下的感觉。说到这儿，我含着泪笑了一笑，对他们说，这是我十二年来第一个假期，第一次踏上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国家有了希望。

他们在听着，有一个人眼睛湿润了。

我很快被提升为副教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并没有美国的学位。当时嘲笑我的美国人成了我的学生。自我以后，这个研究所接受了很多中国的博士后研究生，目前至少有200多人。很多美国教授都说，你看看莉莉就知道了，中国的博士后研究生一定是好样的。

我告诉他们，我是4.25以后炼的法轮功。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他们也很吃惊，炼法轮功的人是怎么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不要命。

我诚恳地告诉了他们对4.25的看法。

我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请愿的一篇报导，他们安祥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动不已。我惊讶，面对如此严厉政府，什么人置身家性命不顾竟能如此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然这么天真地对有残暴名声的政府呈上这样的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

人显得如此坦荡？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早已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修整得精疲力竭，谁又不是呢？

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修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的七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是变得了的。这一定是神创的奇迹！

当我开始明白一点大法内涵的时候，我很快明白了去中南海的弟子们为的是什么：为了我，为了你，为了世界上千百万还没有得法的善良的人们。为了更多人能生活在公民能够正常行使合法权益的社会，为了更多人能回到讲真话、彼此善待的精神境界，为了“真、善、忍”能照亮更多人的心。

其中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你们不忍一忍呢？”

我看着他们，一字一顿地说，对邪恶的沉默绝对不是忍，那是对“真、善、忍”的亵渎！你们知不知道，政府和你们正在加害于为拯救你们的灵魂而舍尽一切的人。我为大法弟子舍尽一切乃至生命都不能使你们清醒感到痛心，难道人的良心竟然泯灭到这般田地？我们不在乎你们恩将仇报，只是希望你们能醒一醒，为了这个国家，也为了你们自己。

经过几个月狂风暴雨，我已清楚地感觉到，“真、善、忍”正在改变着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改变着久已麻木的中国人，改变着长期以来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天条的中国人，改变着曾令人绝望的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有史以来，中国人不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地做顺民，就是像陈胜和吴广那样官逼民反。自镇压以来，法轮功的人从容地承受着一切，只为了说一句真话，炼他们喜欢的功法，坦然地做一个好人。有这样的百姓乃国之万幸啊！第一次，我从心底里升起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升起了对中国的希望。

他们说不出话来。有一个请我不要再说下去。

我后来告诉他们我回国的原因。我确实想告诉国人和政府，法轮大法好，但我的第一个目的是很简单的，是想回家给我的27年前惨死在车轮下的二弟扫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的十二岁的二弟挺身而出，保护我的父亲。我和其余两个弟弟都不敢吭声。因此，我的二弟每天被批斗，有时高达十几次。我十二岁的二弟终于无法承受，得了精神病。1972年，他17岁，由于神智不清，被汽车压死了。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当时，我无法去给他送葬。直到修了法轮大法，我的心开始得到平静，才能面对这一事实。这次，我是想回来正式向他道别的。

他们坐着，良久一言不发。